



母亲与枣树

曾高飞

个人往往只有一碗饭,老感觉不够吃,老感觉吃不饱,摘几颗枣充饥,信手拈来,方便。

桃、梨、橘都长在后面山坡上,要走一段路,是成片成片的,属于生产队的,是集体财产,有人看守。想打主意,得到月明星稀的晚上,约上几个小伙伴,偷偷摸摸一起去。虽然“偷”字不好听,被抓到颜面无光,可为了不挨饿,不得不豁出去。

山上有坟,墓碑立在那儿,影影绰绰,偶尔有星星点点的鬼火,十分吓人。俗话说,撑死胆大的,饿死胆小的。我胆子小,也守纪律,只好空着肚子度过漫长的夜晚。哥哥胆大,他几乎每晚都要出去“活动”一下,回来后躲在被窝里大快朵颐——也没我什么份儿。在长身体的年代,哥哥有办法,所以他比我长得结实,现在要高出半个头。

要吃到桃、梨、橘,我只有等到他们成熟的时候。生产队开始摘水果了,我们跑去帮忙,或爬到树上帮忙摘,或在地上帮忙捡。完事了,管事的一般都会论功行赏,根据贡献大小和平时疏亲关系,给小孩一些赏赐,但不多。正因为这样,我对桃、梨、橘的感情,也就有点儿疏远和生分。

也是因为这样,让十分了解我的母亲产生了误会,她总以为在所有水果中,我是最爱吃枣的。为了帮我带小孩,母亲在北京跟我生活过两三年。那段时间,只要市场上有枣,她总是要买一些枣回来。我下班到家,母亲第一时间跑过去,把枣洗干净,盛在盆子里,端到我面前。放下工作包,我抓上一把枣,一个一个地丢进嘴里,那种甜蜜的感觉顺流直下,很快就渗遍全身。

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,吃枣不是当年那种充饥了,而是讲究营养和味道。估计这种心态的变化,母亲不知道,她只是以为我一如既往地热爱吃枣。

我吃枣的时候,母亲就喜欢站在旁边,看着我吃。见我吃得开心,她就咧开嘴巴笑,露出那口不整齐的在农村牙科小店安装的廉价假牙。母亲笑得满脸都是皱纹,很深很密,皱纹里不只是岁月

的沧桑,还有我成长的记忆。

后来,我的小孩渐渐长大了,父母也表达了回老家的意思。我知道,北京不是他们的根,要他们在这儿,度日如年的,难受。

在父母回去之前,我已经把那栋风雨飘摇的老房子拆掉了,给他们建了一幢新房子。新房子后面还围了一个院落,可以种花、种树、种蔬菜,也可以养鸡养鸭。

父母回去,正值七八年前的春天。他们回到家里的第二天,就跑到山上挖了两棵枣树——原来院子里的枣树,砌新房时被砍掉了。两个老人费了很大劲,才把它们抬回来;他们又费了很大劲,在院子里挖了两个深坑,将枣树种上。

当年,新种的枣树就发芽了,开花了,结果了。母亲十分高兴,一通电话,就要给我唠叨枣树的生长情况,就像她每次都要问一下她一手带大的那个小孙女长得怎样了一样,从不落下。

我们那儿的枣,要真正好吃,得到中秋前后。红红的,挂在树上。吃起来,脆脆的,香香的,甜甜的,那才叫好吃。可那年还在七月,母亲就一个劲地电话催我回家吃枣了。母亲说,枣很大个,结了不少,真的很好吃。

我满口答应,但一直忙于工作,没有时间回去,直到那年元旦小假,才有机会成行。元旦前夕,我去广东出差,趁着假期,顺道回了一趟老家。

我是突然回家的,事先没有告诉母亲。到家时,已经是傍晚。母亲看到我回来,又高兴,又惊讶。我看到她背过脸去,擦了一下眼睛。帮我放好行李后,母亲就拉着我的手,到了后面的院子里。

母亲指着枣树上的枣,对我说:就知道你爱枣,给你留着呢!

一股潮水漫过心田,我的鼻子酸了,眼泪都快涌出来了。

由于错过了季节,坚挺的枣虽然还挂在树上,但已经干瘪了,就像母亲那张满脸皱纹的脸,没有了芳华时的光泽。但干枣是可以吃的。

我摘了一个,也没有洗,就放进嘴里。枣很甜,嚼起来很有味,甜到了心里面——这是我吃过的最好的枣了,那里面有甜甜的、浓浓的母爱。

父爱似水

杨邹雨薇

爷爷奶奶没有女儿,就生了父亲和两个叔叔。作为家里的老大,父亲从小就干了很多活、吃了很多苦。走上社会之后,父亲走南闯北,干过很多职业,但他的核心还是在家里。他以家为圆心,以脚下的路为半径,在描绘并实践着自己的人生。

在我的印象中,父亲不但巍峨、厚实、坚毅、刚强,更多时候像水一样,柔和、温顺。他好像总是忙忙碌碌的,不但上班赚钱,还要做很多家务,乃至写稿养性、读书怡情。听母亲讲,我刚出生的那段时间,父亲每天晚上哄我睡觉都很认真,他抱着我一边数数一边摇来摇去,至少数到一百以上我才能安然入梦,而他的手臂都累得酸痛,只有把我放下之后,他才能轻松。为了喂我的饭,他把瘦肉剁成肉末,跟米饭一起混煮,加入少量的盐,而且每次都要反复吹几口,并自己尝过之后才喂我,唯恐烫着我。

从我读小学开始,父亲就培养我的文学兴趣,为我买各种书籍,监督我阅读,辅导我写作文。有一段时间,父亲到外地谋生,每次回来就给我买很多衣服和很多好吃的。记得我七八岁时,曾特别爱吃麦当劳和肯德基,家乡所在的小城没有,父亲就从他工作的长沙或出差的广州、武汉买回来给我吃。当我拿着被挤压得不像样子的汉堡包大快朵颐时,父亲则是一脸的兴奋。我从小学到初中,只要父亲在家,他就会用电动车接送我上下学。当我读初中进入青春叛逆期时,曾一时冲动帮同学去打架,学校要处分我。父亲获悉,并没有打骂我。第二天早上,他照样骑着电动车送我去上学。我坐在他的身后,电动车因损耗老化的缘故,发出电机吃力转动的刺耳声。我毫不在乎,照常左瞧瞧右看看。父亲反过头来说话了,他的声音很嘶哑,语气很轻。“我发现你越来越不听话了,越来越不让人放心了。”他停顿了一下,又说,“如果你不尊重老师和同学,你根本就不配做学生会主席,不配拥有那么远大的理想。”说过之后,他便再也没有反过头来。车停了,到学校了。我对是否进校有点犹豫不决,我怕看到他灰暗的眼睛以及失望的表情。父亲把书包递给我,我低着头,无颜面对他,接过书包转身走向校园。父亲突然用沙哑的声音说了一句:“注意安全!”很轻,很轻,轻得像对他自己说话,但我听还是到了。尽管他每天都这样对我说,但那一刻的我,眼泪居然不争气地夺眶而出。我没有想到,我在学校的表现再怎样糟糕再怎样令他失望,我都是他永远的牵挂!

高中三年大学四年,我都是一个人人在外地。每次回家,父母都要做很多好吃的给我吃,仿佛我还是当年那个小女孩。最让我感动的是,父亲还经常请我去本市最好的酒店吃自助餐。而当我回学校时,父亲总是帮我提着沉重的行李箱下楼,并送我到火车站。我进站时,父亲总是那句话:“你是女孩子,一个人在外千万要注意安全!”当我于候车室回顾时,看见父亲在外冲着我挥手,那情景让我忽然想到了朱自清的名篇——《背影》,想起父亲双鬓忽然冒出的银丝,心里竟涌起一种淡淡的疼痛。所以,我经常在晚上跟父亲视频聊天,一来让他放心,二来慰藉我孤独的心。因为我知道,只要有父爱做后盾,我就可以不畏人生艰辛。

江河长流,父爱永恒!



把你放在心上

刘新昌

我的父亲,是长辈,长辈对晚辈应该用你。”父亲“哦”了一声,算是接受了我的观点。

这时母亲恰巧端了盘菜出来,听到我们的对话,说:“你爸爸是读私塾出身,哪分得清您和你!你读大学时,常写信回家,他也给你回信,用的就是‘您’字,当时你二叔说他写了错别字,他还不信。这回儿子说你了,老头子,你总得承认吧。”

父亲满脸不悦地对母亲说:“你认得几个字?关公面前耍大刀,跟我说这些,快去厨房炒你的菜吧!”

听着父母的调侃,我仿佛又回到了读大学的那段时光。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,远离慈祥的父母和可口的饭菜,因此,每当我学习之余就特别地想家。想家的时候,我就常提笔给家里写信,写学习的烦恼、写伙食的差

端午节回老家,坐在沙发上和父亲闲聊,他忽然对我说:“用了几年的手机,到现在还不会发短信呢。”

我拿过父亲的手机,手把手地教他怎么发短信。

父亲虽然快八十了,但身体还算硬朗,思维也还活跃,教了几遍他就会了。

傍晚,我在厨房帮母亲择菜,手机忽然响了,一看是父亲发来的一条短信,就四个字:“儿子,您好!”我走出厨房去看父亲,父亲像个做错事的小学生一样,立即从沙发上站起来,羞涩地说:“刚学会,试着发一发!”

我跟父亲说:“短信发得很好,多练习几遍就熟能生巧了。只是有个字‘您’用错了。‘您’是一个人称代词,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尊称,您是